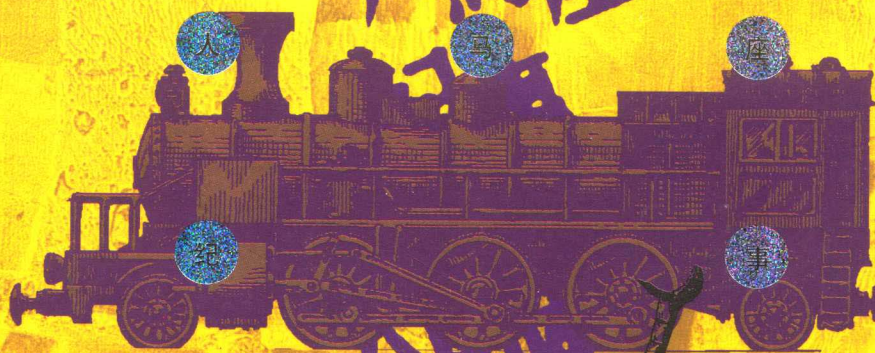


人馬座

刘全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紀事

人 马 座

纪 事



刘全德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马座纪事 / 刘全德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2017-8

I. ①人…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2023 号

责任编辑 全保民 陈 黎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印制 芑 屹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30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017-8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献 词

告诉我们，父亲，我们在何处漂泊？

告诉我们，善人，我们又是何人？

我们真幸运：对于我们，我们大伙

生活原来如此温存。

——歌德《浮士德》

目 录

神话卷

第一章 从乌鸦到文明

乌鸦与魔鬼	3
四厢小火车	7
列车终点站	8
远古是个艺术家	9
创造三个巫师	11
时间的模样	13
孩子是这样生出来的	16
早期文明和“大麦粒”先生	19
四条腿打败了两条腿	23

第二章 关于国王的那点事儿

猫的葬礼	27
爱唱歌的魔鬼	29
魔鬼讲述十二星座的来历	31
魔鬼讲述国王的秘密	33
玛吉斯六世——最长寿的人	37
衰老的滋味	38
国王被激怒了	44

咯咯巫与咒语	50
魔鬼协议	51

第三章 蛇是一个谜语

蛇的出生	55
从杀手变成隐士	59
蛇的爱情和神奇之旅	64
关于死亡的小插曲	70
巴克王子遭遇亡魂	74
巴克王子与做了国王的伯爵	79
鬼脸草	92
镜子里的秘密	98
疼痛免疫的办法	103

第四章 魔鬼敲门

朝圣节	109
朝圣节变成了一场灾难	113
国王的玩笑	118
伯爵跟魔鬼初次见面	124
谈生意	126
艾莉生出了小王子	129
眩晕症	136
小天使的游戏和教育	139
光荣属于领袖	144
咒语,咒语	151
月圆之夜	156
阿宝的归宿	158
王命	160

传说卷

第五章 变戏法

变戏法 167

像烟雾那样消失 172

大佛的眼泪 175

变戏法之二 179

第六章 没有影子的人

世间最好的地方 185

咯咯巫来到紫阳镇 187

魔鬼的遭遇 191

阿九的朋友 193

没有影子的人 194

外公的夜晚 198

洛阳往事 199

母与子 206

捎口信 213

第七章 肿胀的溪流

来了一支队伍 217

世外桃源 218

他来了！ 224

死神的舞蹈 225

拜佛 228

爆炸的粮食 230

肿胀的溪流 233

乡村的风景 236

罌粟开放的时候 240

第八章 棋盘山下

大佛成了尘土	242
报纸上的世界	243
未来之城	245
被缚的妖怪	247
青骢马的故事	249
在戏场里	257
瘟疫和幸福	262
钟声	267
他们	271
秋天的马车	275
棋盘山下	278

神话卷

第一章 从乌鸦到文明

乌鸦与魔鬼

我现在要说的乌鸦，只是关于乌鸦的传说。

乌鸦住在森林里（这个谁都知道）。

森林里挂着闹钟一样的鸦窠。

乌鸦诞生在这样的闹钟里：头发乌黑，度过童年；头发乌黑，结婚了。规规矩矩地捉虫子、打架、搞对象，也规规矩矩地老了。

看来，它这一生，会在乌鸦的躯壳里结束。

然而——我是说“然而”——有那么一天，一觉醒来，脑袋上冒出一绺白发。显然，这是个与众不同的标志。既然连发型都变了，那么，枯燥的生活，是不是也该改变一下？

它是这样说的：“将来，我一定要看一看魔鬼。”

这个愿望有点出格，对不对？

魔鬼可不是假山、池塘和稻田，谁也没见过！

而没见过的东西，必然是危险的！

分析来，分析去，还是摸不着魔鬼的头脑。顿时，乌鸦家族的成员惊慌失措了。魔鬼，谁知道呢？它是像圆圆的土豆，还是像瘦长的竹子？假如它跟老鹰那样，长着恶狠狠的眼睛，嘴里叼着一把刀子，岂不糟糕透了？

光是这么想一想，就够可怕的。

“看呐，魔鬼来了！”

“它来了……”

“它真的要来了！”

谣言跟暴雨一样，多那么一滴就酿成灾难。

森林里的气氛不太对头。大家吃饭、睡觉的时候小心翼翼。看啊，危险潜伏在草丛里！草丛里潜伏着危险！

麻雀们的集体散步早就取消了。一片树叶打在头上，把朱鹮太太吓得脸色苍白。至于树洞里的鼯鼠，再也不到空地上交流小道消息了。那条小道横亘在乌鸦门前，一看就像魔鬼的大尾巴。

魔鬼住在乌黑的想象里，有鼻子有眼。现在，如果谁要说它子虚乌有，那大家还不信呢！你把它说出来，你就得负责！

乌鸦必须为自己辩解了。

乌鸦是怎么说的呢？它知道，它应该这么说：魔鬼嘛，是有的。不过，一点都不可怕。魔鬼算个屁！有什么好怕的？

说完了这些，乌鸦又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我们一定会喜欢魔鬼的。

那个时节，大家正在吵吵闹闹。谁也听不见谁。

乌鸦只得压低了嗓门，用洋葱头才有的辛辣与神秘的语气，用国王才有的自信和骄傲，说了这么一番话：它仔细计算过魔鬼与这片树林的距离。按照它的估算，穿过树林，越过那条河，就能遇见魔鬼——魔鬼是一种超级巨大的虫子。

“我们可以把型号小一点的魔鬼抓回来，种在后院里，随便吃！”

闻闻魔鬼的气味，能多活二十年。吃上一口，可以多活三十年。

“什么，三十年？”一说起吃，鼯鼠们和乌鸦一样，激动得要飞起来。

好极了！妙极了！

大家都忘了一个事儿：谁都无法越过那条银白色的河。

河面太宽了。即使把所有的乌鸦绑在一块，做成火箭，也只能到达河心。

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掉到水里，被淹死，或者被吃了呗！

想到这里，乌鸦们面面相觑，各自打起了小算盘——

那条河汇集了所有的星星。

而众所周知，游在河里的星星最最最喜欢美味的乌鸦肉。

经过白乌鸦的解说，大家都多多少少地爱上了魔鬼，但……大家更爱惜自己！

“这个好办，我会想办法的！”

乌鸦梦想家用这句慷慨激昂的话结束了演说。但它显然对自己的“办法”把握不大。因为它放弃了乌鸦们最熟悉的拍胸脯、做保证的动作，转而伸出翅膀，想要摸摸自己的下巴。乌鸦是没有下巴的。乌鸦摸下巴，好比蚂蚁划船——那都是身临绝境的表现。

乌鸦们叹了口气。“散伙吧！散伙吧！”大家离开会场，各奔东西。

第二天，大家都把这事儿忘得八九不离十。

对明天的向往，到天明就习惯性地结束了。这才是森林里的生活！

光阴如梭，寒来暑往，白乌鸦总在惦记着魔鬼。

现在，“魔鬼”不再是一个词儿了。它已经变成乌鸦的追求，或者叫向往、迷迷瞪瞪的幻梦，等等——随便你怎么说吧——它活了过来，钻过乌鸦的喉咙眼，驻扎于灵魂的深渊。要是往那深渊里扔一块石头，准能听到扑通扑通的回响。

为了满足这份违背本能的沉重的好奇心，乌鸦鼓起勇气，宣布它要制造一辆火车。

火车？那又是个什么鬼东西！难道比刚刚腐烂的松鸡肉还好吃吗？

接着，大家就发现了一个怪事儿：只要逢着空闲，乌鸦总是坐卧不安，腰里掖着把小斧头，在树林里乱转。做记号，砍树枝。看到一排可以做铆钉的石头，愈发兴奋。这类废品很快就把家里的大仓库堆得满满的。三个孩子练习俯冲的场地就这么没了。小乌鸦怨声载道，乌鸦太太一筹莫展。

过一阵，乌鸦太太又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变化：家里的老掌柜动不动就长吁短叹，但它不是跟以前那样吵吵着糖炒栗子不够吃，而是埋怨生命太短，时间不够用。

供乌鸦先生舒张歌喉的舞台，早已长出荒草。

草丛里，一个跟树墩子一样粗壮的怪物一天天长大。

“这就是火车！”它告诉惊慌不安的太太。

“等到出发那天，我们就会幸福的。”

乌鸦太太觉得更不安了。

谁都不理解这位胸怀大志的乌鸦。

只有小儿子的鼓励来得实在：“坚持一下，把它搞出来！我给你送饭、打下手！”老乌鸦抚摸着小乌鸦的脑袋，觉得很抱歉。

下雨了。乌鸦先生枕着栗子壳做的香喷喷的枕头，无法安眠。

养家糊口，加上急切的心情，让乌鸦先生的白头发越来越多。

在它的后半生，大约有一百座森林议论过一个笑话。

火车已初具雏形。

乌鸦太太去世了。乌鸦先生呢？也老得走不动了。

火车是个笑话。魔鬼则是个更大的笑话。

乌鸦临终前还在说：“有了火车，我们就可以出远门；有了火车，所有的乌鸦都会衣食无忧的。”

三个孩子齐声说：“有了火车，还可以吃到香脆多汁的魔鬼。”

“对的。”老乌鸦点点头，挠挠头顶的白发，感到一丝凄凉。同时，它能更强烈地感受到魔鬼的召唤。啊，那个美好的声音！光是在睡梦里听一听，就叫它心里暖洋洋的。

但，也许，说不好，这声音只是一个幻觉？所谓“魔鬼”从来就不存在？

它打个寒战，否定了昏庸而悲惨的意念。假如这就是真相，乌鸦会伤心死的。它憋屈了一辈子，绝对不想认输。就这样，它最后看了一眼草丛里的火车，表情凝重起来，终于说出四个字：

“呱，呱呱呱！”

翻译过来，那意思就是：孩子们，出发吧！

四厢小火车

现在,我们不得不说实话了。

那时候,既没有上帝,也没有魔鬼。

一切都跟你能设想的那样美好。更美好的是:无须关心远方的事情。

只有黑色的小乌鸦,还记得那辆火车。

它戴着司机帽子,坐在驾驶舱里,发动了这辆时间机器。火车小得像流星,即将驶过一个又一个站台(车上没有乘客,路边没有指示牌)。

在火车出发前的一分钟,小乌鸦的两个哥哥还在争吵。

“这样下去,会有个结果么?”它们一边嘀咕着,一边上了车。

乌鸦的小火车,共有四节车厢。二号是炎热的夏季包厢,属于那个金乌鸦;四号车厢是永远冻结的冬季包厢,属于那个银乌鸦。

一号车厢挂着一幅神秘的画,画着一排大树。树叶就是春天和烟囱。

三号车厢黑洞洞的,藏着不可说破的秘密。我们暂且把它叫作锅炉房吧。

小火车尖叫一声,用单一的黑色为动力,出发了!

乌鸦开着小火车,跑得很快。画布上的大树擦亮了火石! 烟囱开始冒烟! 在地上,在天上,火车像黑色水滴,旋转着,蒸发在金黄而芳香的空气里。

火车在奔跑。火车日夜奔跑。据说,车里还播放着一首歌:

一只乌鸦,一只乌鸦,

开火车,开火车。

要是魔鬼上了车,

火车就要爆炸了。

列车终点站

终于，一个叫作“远古”的流浪汉进入三号车厢。他是临时雇用的锅炉工。

每次到达一座森林的肺部（它的肺长在左上角，在沙地和湖泊交界的地方），车厢里的那幅画就要休息一下。因为站在那幅画上的供应煤炭的大树们说，它们都得睡午觉，还得研究一下路线问题（你可以不相信最后这句话，但这个绝非微不足道的现象每天都在发生）。

这一来，烟囱也乐得清闲，抓紧时间清理肚子上的烟灰。要不然，它看起来就跟倒霉蛋没什么区别了。你要是走到那里，凑巧碰见这一幕，千万不要惊讶。

这在以前，简直司空见惯。

火车停下来，安安静静地。三只乌鸦依次敲敲锅炉房的车窗，问道：

“你是魔鬼吗？”

远古答道：“我不是。”

“你是魔鬼吗？”

远古再次回答：“我不是。”

这个问答游戏重复了一次又一次。某一天，远古有些心烦，终于答道：

“是的。我就是魔鬼！”

“那么，你得下车喽！我们到终点了！”

上了车，下了车。在列车的终点站，有座白房子。

房子周围黑咕隆咚，依稀有几棵梧桐树。这棵树凌空飘浮，被树冠上的火车燃成一团大火。这里似乎就是老乌鸦想象过的很远的地方。一切都在哗哗燃烧。

远古琢磨了一下，对自己说：“看来，这棵树喜欢用火车孵化孩子。”

话音刚落，火球爆炸了。一只凤凰从火里飞出来，衔着太阳。一只锦

鸡，咕咕叫着，衔着月亮。最后，大树上还飞出一只乌鸦，长得跟灰扑扑的扫帚一样。它刚要穿过远古的身体，就散架了，成为一团难看的阴影。

远古落脚的地方，刚好就在影子上，把它踩疼了。阴影再次飞起来，想要回到火球里，可是，那熊熊燃烧的火光把它赶得越来越远。

两个哥哥各有收获，都漂漂亮亮地复活了。只剩下这个辛辛苦苦、出力最多的小乌鸦，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还变成了黑漆漆的影子。它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委屈的滋味——那滋味跟臭泥巴一样。

“为什么？为什么？我开着火车，却得到这个结果？”

大火球没有回答（大概听不懂乌鸦的语言，也可能是没有嘴巴）。

“魔鬼，我恨你！你听好，我恨你！”

远古注意到：大火球驶过水面，头顶上的两根触角呜呜呜叫，跟发疯的蜗牛似的，消失在视野里。与此同时，火球也照亮了过往，使他永恒地看清了自己。

远古是个艺术家

远古对眼前的一切感到莫名其妙。他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己似乎进入了一个谜语。

或者说：他迷路了。

远古定居下来。他的影子也跟着定居下来。白房子外边只有“气”。这是因为他的影子经常跟他怄气。于是，远古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放牧着影子，沿着陡峭的山坡放牧它。这影子什么都吃，胃口好得出奇。简直没有什么它是它不曾吃过的。有一次，它在吞食一座森林的时候，被花椒树呛了一下，便低下头连连咳嗽，差点把远古甩到山谷里。远古和他的影子分开了。影子越长越大，到处漫游，终至于无边无际。

于是，远古再也看不到它。

远古叹了口气，开始独自生活。那时候，他唯一的游戏是打水漂。

石头又扁又平，栽进水里，变成鲤鱼和鲫鱼。